

# 清華園的早春



人生在線  
侯宇燕

去年四月發表了《清華園的春》。而今年的春彷彿來得晚些，農曆二月二已過，迎春花還無動靜，玉蘭樹也不見萌芽。但走在園子裏，已覺到了春意，那是在眉目玲瓏工穩、舉止舒馳文雅的少男少女身上體現出的。譬如坐與清華校花紫荊花同樣顏色的校園車去校醫院，總見到學生們文文靜靜地在路邊揮手，上



早春清華園，荷塘漸冰消，鴛鴦換新衣。  
李昂攝

得車來，總是坐後排，把前面的座位讓給老人，上下車也總不忘說一句「謝謝師傅」；在中醫科看病，向排在前面的同學商量：「我不問診，就按照以前的方子開一個取藥單，能不能讓我早看？」無論男生女生，篤定會痛快地讓出位子。走在清華路、新民路、學堂路等通向各座教室、圖書館、食堂的路上，若是放學時刻，看着那些有條不紊的車輛上青春的臉孔，聽着歡快如同鶯聲燕語的交談，真覺得自己的病也好了幾分，尤其當沐浴在陽光裏時，更是如坐春風。

在等待醫院檢查的日子裏，在園子裏走一走，黑色的心境和不適的感覺，也被人文早春的清風吹散了不少。下午偶翻在兩年前四月份發的朋友圈，瞧見自己寫了這樣一段好笑的話：「今天下午又在清華園看見一個美得傾城的少年。奇怪，清華園的女孩子大多苗條清麗。反而男生有一些集學霸與顏值於一身。」一位清華大學出版社編輯回覆我：「半個英才聚清華，也許是學霸的內涵才使顏值更不尋常。當年你爸爸也是這樣的。」是的。清華園世世代代的人文春天，其文化氛圍與審美格調，比自然的春天更加打動人心，催人奮進。

# 抗戰記憶

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「十多年前讀到一篇媒體報道，講一對抗戰軍人的愛情，裏面的男女主角，竟然是我的父親母親。原來他倆的戀愛史那麼浪漫。」飯桌上，鄒經宇教授講他的父母。去台北時，見到了鄒傳愷老先生。

九十五歲的鄒老，大大方方的樂觀派。雖然坐輪椅，但是不能用老來形容他，見我們到來，他取下帽子，欠欠身子，以示禮貌，之後順手把帽子掛在輪椅的手柄上。

鄒傳愷早年畢業於「北洋軍醫學堂」，該校一九〇二年在天津創立。他參加過長沙三次會戰，有過在軍醫中的最高階少將軍銜，一九四九年去台灣，行醫七十年，是台灣地區神經外科醫師、教授，帶出過一批優秀弟子。

「從前我給人家開刀，現在人家給我開刀。動了兩次大手術後，身上有三個器官是人工的。」鄒老說話幽默，長沙人，帶濃濃的湘潭腔。

「逃過大難，您又可以輕鬆面對人生了。」孝子鄒經宇補充道，這是他對父親的鼓勵。

「那時學醫不容易啊。」知道他們夫婦都從醫，我說。

「我家祖傳中醫，到了我，就選西醫神經外科了；到了我的兒女，就沒人學醫了。好在有一個孫子學醫，把斷了的祖業給續上了。不學醫也不要緊，把自己喜愛的專業做好，不錯。」他看一

眼從事建築學的教授兒子，沒有責怪的意思。這對父子真是各有執著。

「早年父母在不同的體系抗日救國，父親走外科路線，母親在協和醫院作護理。他倆在戰爭中相遇，在戰爭中戀愛，後來又因戰爭各奔東西。分別後用書信寄託愛情，有一陣子無法通郵，雙方都以為今生無緣了，結果在台北重逢，結成美滿姻緣，育下我們孩子三個。」鄒教授述說父母的戀愛史時，老人一臉的滿足。遺憾那天沒能見到當年的軍醫中尉、九十三歲的夫人。

鄒老口齒清楚，思路敏捷，記憶猶新：「那時日本人把衡陽炸得稀爛。四三年是抗戰最艱難的年份，我們雖然是學生，但是戰事繁忙，學校經常轉移，我們不能只讀書，要一邊讀書一邊上前線救治傷兵。」

「你們會否比作戰人員安全些？」我問，話一出口又掂量是否問得妥當。

「一點不，日本人不管你穿白色還是綠色，不管你拿槍還是抬擔架，統打。」

「害怕嗎？」

「不怕，那時候年輕，滿腔熱血。一九四九年我隨老師同學南下，帶著醫療器材從江西到海南島，從海南島到台灣。撤退時我不讓父母跟着，以為很快就會回去，結果……」

「八三年長沙還沒有航班，我從台北轉機香港，從香港轉機武漢，從武漢乘火車回家。」鄒老家鄉情懷濃厚，很熱心說往事。他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回大陸探親的台灣同胞。在他腦子裏，應該還有許多珍貴的抗日故事，遺憾沒有足夠的時間聽他——道來。

# 逃離與守望

南翔小說《海釣》的蘊涵



燈下集  
季俊峰

近年來，南翔致力於探索現代化進程中的人與自然、傳統與現代的關係，先後推出了《果蝠》、《珊瑚裸尾鼠》等一批生態短篇佳作，生態敘事已然成為南翔又一藝術向度。近期又推出短篇小說《海釣》，作品甫一問世，遂引起讀者的共鳴與思考。老客夫婦（實為中年）逃離都市、移居大鵬半島，寫作、編輯與垂釣，過着恬靜、自足的歸園田居生活，一次老客在與大鵬搏鬥時，數隻蒼鷺營救大鵬，老客終於放走了大鵬。在不到一萬字的篇幅裏，作家以人與自然的關係為經線，以都市人的情感及非遺文化為緯線，編織出了一幅現代版歸園田居，進而探討了現代化進程中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、人與人、人與自身如何和諧共生的時代命題，是一篇具有「豐盈的生活信息量、創新的審美信息量、深刻的思想信息量」的短篇佳作。

小說通過大量富有異質感的生活信息，為現代都市人建構了一個夢中的桃花源：這裏的景物是美的，大鵬半島的南澳「水好，水產好，空氣好」，遠離都市的喧囂與嘈雜，民風淳樸善良，地域文化豐富多彩，特色美食琳琅滿目，有瀨仔粉、大米餅、葵涌茶果、南澳海膽粿等非遺食品；這裏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，主人公老客夫婦沐浴着海風，呼吸着新鮮空氣，寫作、編輯與垂釣，「有自己想做的事情」，過着極簡、恬靜的生活；這裏的人際

（人與物）關係是純淨美好的，「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」，無論是老客夫婦之情、老客與老羅的朋友之情還是人與動物的感情都是那麼真摯溫馨，尤其讓人驚羨的是老客與老羅始終心心相印、不離不棄的夫妻深情，這是現代版的愛情神話。而更讓人動容的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友好相處，如老客夫婦與狗親密如父（母）子，老客歷經等待終於釣到一條大鵬，卻最終選擇了放歸大海，還有蒼鷺救魚的感人場景，無不體現了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」的生態思想。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。南翔是位把小說寫在大地上的作家，他始終強調小說創作的「在場感」，常年奔走於四面八方的特別偏僻的鄉野，做扎扎实實的田野調查，捕捉獨特的生活經驗和時代脈象，撰寫的非遺非虛構《手上春秋——中國手藝人》風行一時。作家以豐盈的生活信息量拓展了讀者的生命體驗，延展了個體的生命向度，撫慰了都市人的內心世界，在潤物無聲中成風化人。

小說敘事簡潔明快、情節邏輯縝密、語言飽滿有力。大道至簡，作家採用了簡潔明淨的線性敘事結構，小說中出場人物也僅有老客夫婦、老羅等極少數幾個人，可謂刪繁就簡，作家用簡潔的敘事結構演繹了一個古老的話題——人與自然的關係。「情節和語言是小說的基本建築材料」。小說的情節設置榫卯合縫、渾然天成，從老客夫婦移居海島、五月小聚的那

道清蒸老虎斑，自然過渡到海釣主題；從大鵬口音「柯、客」不分別引出好友老羅和當地民俗風情；從酒店粉紅色年畫送子魚引出老客夫婦的粉紅色夢想；從垂釣要有耐心、骨傷恢復要有耐心，自然引伸到形而上層面的思考等等，情節設置可謂邏輯縝密，構思精妙。小說的語言飽滿結實，亦莊亦諧，極具功力。典雅與戲謔巧妙融合，如：那一幕幕說是夕陽殘照，落荒而去。小常這個奉公的公，是公家的公，更是老公的公，她是三陪秘書啊……短句和動詞的大量使用，極具畫面感和動感，如：一條粉紅的狗舌彈出、捲入，風一般敏捷。無風無浪的大海，綉緞一般鋪向天邊。一尾銀亮的掙扎躍然而起，很快從空中蕩到船上。貼着人物寫的對話，活現了人物的個性。作為學院派作家，南翔具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和清醒的理論自覺，正是在其創作理念的牽引下，不斷進行形式和內容創新，自由穿行於虛構與非虛構、傳統與現代、雅正與通俗之間，作品總是「苟日新、又日新」，從而深受讀者好評。

「深刻的思想信息量是文學的靈魂。但凡大一點的東西，尤其是小說這種文體，就要有思想力的墊伏」。小說探討了現代化進程中與自然、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如何和諧共生的問題，具有很強的思想張力和現實意義。在老客「釣魚與放魚」之間昇華了小說主題，放

大了小說格局，也重塑了人與自然的新型關係。《海釣》難免讓人聯想到海明威的《老人與海》。同樣是海釣，《老人與海》高揚了人的主體性，是典型的男子漢小說，而《海釣》則高揚了一種主體間性——即人與自然都是平等的體性，當屬智者小說。小說營造了一個人與自然、人與動物和諧共生的理想家園，而這是以壯年辭職、放棄都市生活為前提的，且在這樣一個遠離都市的海邊半島，生態環境日益堪憂，那麼最終人類將退向何方，哪裏才是人類樂土，不能不令人憂思。面對日漸消逝的非遺文化，老客、老羅等傾力整理、傾情守護，精神可嘉，而在以「效率優先」的現代社會，非遺等優秀傳統文化存在的文化土壤已然改變，其前景同樣讓人堪憂。越來越眾的深圳人移居大鵬島，逃離都市的喧囂和內心的焦慮，是人與自我的和解，固不失為良策，然幸運如老客夫婦的畢竟微乎其微，而大量在都市打拚、壓力山大的人們又如何擺脫內心的焦慮、找到內心的和諧，這同樣發人深思。南翔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憂患意識，宣稱寫作短篇的旨歸是「洞悉時代脈象、警醒世道人心、呈現精神向度」，作品的思想力當源自作家的敏銳洞察和現實關懷。

南翔如是說，南翔如是寫。讀者便值得期待再期待。

# 饒館花開



市井萬象

饒宗頤文化館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，佔地約三萬二千平方米，分為上區、中區和下區，呈階梯狀錯落有致地向上分布。三月至，館內的白花草蓼已悄悄盛開，粉白花朵燦爛綻放，吸引不少市民參觀打卡。

香港中通社



# 打開香港的N個方式(二)



君子玉言  
小香

由港返京整整一年。猶記那個薄霧微寒的清晨，枯黃的街燈下，叮叮車緩緩轉彎；十字路口，人影伶仃。同事說工作生活環境變動，一起一落，安定下來差不多要半年時間。果真如此。當年到港時，這樣的起落轉換也足足半年。

心情也隨之起落。那個時段的許多細節，一小根就連帶起一大塊心情，就像酢漿草一小節細弱不起眼的根鬚，會扯出藏在深處的一團球根。比如當時用的手機鈴聲，會令人想起每天一個人穿行那個陌生城市，晨無話，夜無話。從此學會一個人與自己對話，與一座城市對話，與街景、夕陽、雲朵對話。比如TVB新聞頻道的間奏音樂，會令人想起初到時那個城市的躁動，七十九天裏，每天路過一大片帳篷區，揪心着觀察着思索着。因長期關注新聞，以至於這間奏似乎成了香港生活的背景曲。後來驚心動魄的風波，也俱在這新聞背景樂中撲打過來又潮退而去。

香港讓我學會了與自己相處。她就是我獨自行走的背景和配樂。我用自己的方式打開她，認識她，體會她，懷念她——直至今天。這也成了第三個打開香港方式：發呆。香港看起來擁擠嘈雜，不適合發呆。待久了才發現，這是發呆的好地方：高度自由，注重隱私，只要不違法，愛咋咋地。他忙他的事，你發你的呆，沒人八卦你討論你；很安全，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地區之一；四季氣候溫潤，再冷只是一過式冷空氣，地不會凍。再熱時海風也是涼的……只要自己樂意，啥時候發呆、在哪裏發呆豐儉由人。

發呆的時間任憑人意。盡可隨着這個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城市，反正香港不會睡。子夜時分，有人在街頭跑步，有人坐在路邊長椅上想心事，有人在中環上環cafe慢飲暢聊（酒吧常常是晚上十點後客流暴增）……都說早睡早起身體好，可

是港人睡得晚起得晚，還常常宵夜，貌似作息習慣很不健康，可絲毫不耽誤香港成為世界長壽之都。不睡之城也是不老之城。

另邊廂——報攤老人在攤邊打盹過夜，垃圾清潔工通常夜間工作，流浪者在地下通道、街心花園席地而卧……發呆之餘看看這座階層極其堅固的城市，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圈層怡然或茫然。香港也是摺疊之城。

發呆的場景自助選取。賞花——香港常年花木茂盛，恨不得筷子都能發芽。扶桑花吐着舌頭的大臉晚上也在傻笑，合歡花花絲如絨、綿柔朦朧展盡思念，文武廟對面紫荊花樹欲攀樓高……光是這些叫得上名不虛傳的花就足以讓人發呆忘返。

數叮叮車——這個有香港特色的有軌電車，集高顏值、卡通感、歷史感於一身。較佳地點在石塘咀/屈地街、跑馬地終點站附近，或者修打蘭街、西港城街角轉彎處。陽光從樓間碎碎地灑下來，軌道亮亮地閃着金屬光澤，叮叮車款款駛來，各種花色披掛在身，簡直歲月美人！也可坐在夜班叮叮車上層吹風，街燈一方一柵從窗格略過，速度、溫度、路途長度都堪作發呆標記。

看塗鴉——港島的塗鴉主要集中在中環至西環一帶。特別是荷李活道、皇后大道往半山，台階兩側最易「長出」塗鴉。開懷大笑的夢露，游泳的魚，盛開的花園……老街老牆成了一幅幅壁畫。有的巧妙地借排



▲香港西環碼頭塗鴉。

作者供圖